

长篇小说

首次揭秘中国王牌特工的铁血真相

王牌特工

中国神秘情报组织的特工传奇 冯伟◆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首次揭秘中国王牌特工的铁血真相

王牌特工

中国神秘情报组织的特工传奇 冯伟◆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牌特工 / 冯伟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5-0951-8

I. ①王…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6102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王牌特工

作 者	冯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951-8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001 线人死了	1
002 绝密押送	10
003 回家	24
004 追缉真凶	41
005 神秘任务	53
006 将计就计	60
007 狭路对决	73
008 生死一刻	80
009 绝命刺杀	88
010 M局魅影	101
011 徐家纪馆	109
012 邪恶阴谋	123

目 录

CONTENTS

- | | |
|-----|------------|
| 134 | 013 死亡博弈 |
| 150 | 014 狼鸣虎啸 |
| 162 | 015 巅峰对决 |
| 171 | 016 激战蓝水湾 |
| 200 | 017 来生还做兄弟 |
| 216 | 018 盛大晚宴 |
| 227 | 019 以杀止杀 |
| 240 | 020 末路狙击 |
| 255 | 021 巅峰对决 |
| 269 | 022 哭泣的澜沧江 |

猛虎恐怖组织企图渗入我国，在金钱、美女、权势、暴力利诱威逼下，国家情报不断外泄。为摧毁这一神秘组织，捣毁其在我国形成的情报体系，一场暗战就此拉开序幕。

001 线人死了

农历正月初十，中国传统的年还未过完。

美国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一间会议室内，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安全部门最高首长难得一见在这里碰头……

中国边境 L 市，尽管家家门口大红灯笼还高高悬挂，空气中还有爆竹绽放后的浓浓火药味，但人们似乎已经将年的概念淡化，再也找不回那逝去久远的年味。

彩虹大桥一侧的公路边，刚满 28 岁的国保大队长武辉推推鼻梁上的墨镜，向着一条僻静的巷子深处走去。

小巷中间，几家小旅馆大开着店门，现在是过年期间，外来做工的流动人口还没大量抵达，加之现在是午后，还未到生意时间，几名做皮肉生意的小姐似乎还未睡醒，慵懒地斜靠在沙发上打盹，对武辉的到来连眼皮都懒得撩一下。武辉笑笑，径直走上楼去。

三楼 B-12 房门紧紧地闭着，武辉食指弯曲，有节奏地在房门上连续三长两短地敲了三次，等第三遍结束的时候，房间门“咯吱”一声拉开了一条缝，一个略显消瘦的长发男子将头探出，确定只有武辉一人，才将门打开让武辉闪入。在关上门的刹那，长发男子似乎不放心什么，又将头探出门外查看了一遍，才

王牌特工

将门关上。

武辉在房内坐定之后，并不急着说什么，而是微笑着看着长发男子。对处理线人和自己的关系，武辉有分寸，那就是让对方永远无法琢磨透自己，让自己在对方心里永远保持神秘，并让对方感到敬畏。警察和线人之间，说白了就是利用的关系，相互利用，一旦掌握不好火候，利用者就会成为被利用者。对处理这些问题，武辉有绝对的把握。

直到神秘莫测的微笑令长发男子内心发毛，武辉才移开眼睛，从兜里掏出一条老厂生产的软珍“云烟”。这种款型的香烟在外面市场上基本买不到了，武辉知道他喜欢才托烟厂熟人买的。

长发男子叫赵飞，早年因犯有间谍罪被判刑入过狱，出狱后迫于生计，成为武辉的线人。

“说，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情报？”武辉开门见山：“不会是又要找我借钱吧？你要知道，我们的每一分支付都是有规定的。”

“武队，这次我不是借钱。”赵飞猛吸了两口香烟，狠狠将吸进去的烟雾吞了下去。

“啊咳！”强烈的刺激味直冲肺部，剧烈的咳嗽让赵飞变得泪水汪汪。

不知怎么的，看着赵飞的模样，一股莫名的酸楚直冲武辉鼻子，他突然有一种想掉眼泪的冲动。扭过头，趁赵飞不注意，抹去在眼眶里打滚的泪水。

“说吧，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这，是我冒死弄来的东西。”赵飞哆嗦着手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一油布包裹着的小包。一层层打开后赫然露出一张标有绝密字样的军事文件，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外文，还有文件上的点点血渍，武辉的血瞬间冲到了脑门。

尽管他看不懂文件上说些什么，也不允许深入阅读这类文件内容，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知道这份文件的分量，点点血渍更表明这份文件得来的艰辛。

“这，这东西真是你弄来的？”武辉表达有些混乱，他真正想表达的是这份文件是不是伪造的，但看到赵飞伤感的眼神时，没好意思把话说白。

王牌特工

“大哥，”赵飞一改往日对武辉职务的称呼，“这文件绝对是真的，我有两个弟兄已经送了命。这次我要100万，为我，也为我的兄弟。”

“嗯，”武辉重重点头，“你的费用按照老规矩，报领导后我会立即给你兑现，不过能不能拿这么多我可无法保证，关键还是要看情报内容。”

“大哥……”赵飞欲言又止。

武辉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犹如一潭雾水，无法让他看清什么。

“我知道，我会替你尽量争取的。”

武辉急于离开小旅馆，一方面是要立即将情报上报，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想看到赵飞那忧伤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赵飞说他两个弟兄的死，让他感觉到愧疚，虽然大家是一手情报一手给钱，但自己总觉得亏欠了他们什么。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赵飞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比蚊子发出的还低。

武辉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所有工资——3000元，默默地放到桌子上，转身出了房门。

凌晨1时许，小雨淅淅沥沥，犹如怨妇的眼泪，街面上行人已经很少。小巷中赵飞所住的小旅馆，等不到顾客的小姐带着倦容，打着哈欠开始陆续离开大堂。

“咔嚓，咔嚓……”一串清脆的脚步声，传进小旅馆。

小姐们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店门，似乎要将来人吞进肚子里。

雨伞收起后，一张精致而妖媚的脸露了出来。

许是认为遇到了同行，生意受到了威胁，小姐们开始收回眼光，相互对视一眼后，脸色开始铁青起来，许是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女人出现在这样的小旅馆，时间和地点都耐人寻味。

旅店老板斜靠在椅子上懒懒地问：“小姐是住店还是找人？”

“找人。”女人回答得简短干练。

“现在客人都休息了，明天来吧。”旅店老板冷冷地甩出一句，明显在下逐客令。

王牌特工

“啪”，一大沓钱甩在柜台上。

“三楼 B-12 房的钥匙。”

女人白皙的手指勾住钥匙，在众人的不解和疑惑中上了楼……

次日，没有了雨，阳光透过窗玻璃缝射到卧室里暖暖的，很难让人想到昨夜还是一夜的雨。

武辉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表，立刻从床上弹了起来，他昨晚已和局长预约好，要了解赵飞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并落实线人费。

以最快的速度，武辉洗漱完毕，穿戴整齐直奔公安局大楼。

刑警大队长张猛比武辉来得要早，看着武辉着了警服，装模作样看猩猩看怪物似的转了一圈之后笑道：“武大队今天好有空啊，竟然穿着制服到局里逛起来了。”

张猛和武辉关系要好，平日里两人见了常耍嘴皮，甚至彼此相互挖苦，致对方于尴尬之地，不过他们并不计较，甚至他们认为这是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这不，两人立即对上了口。

“狗嘴吐不出象牙。老子也是警察，虽然平日里因工作原因着警服的日子不多，但总不至于你用‘竟然’两个字来形容。难不成老子成了冒牌货了？”武辉故意板着脸做出严肃样，“小张同志，你这思想要不得啊，要改改！”

“行行行，你这‘特务头子’油腔滑调的。”张猛知道自己说漏了词，让武辉找到了借口，立刻岔开话题，“等会儿找局长汇报的时候让你先来。”

“这才像话嘛。我的问题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问题，比你那杀人放火之类的事大多了，小事让大事，理所当然。再说，我是你大哥，学校里老师常说尊老爱幼，先尊老才有爱幼啊……”

“你……”张猛想分辩些什么，但看到武辉嘴角那骄傲的笑容，知道再争论也讨不到好处，也就只好嘟噜着嘴，在心里暗骂了。

“你们两人都别给我磨嘴皮了，有这闲工夫给我多办几件案子，多抓几个犯罪嫌疑人才是正事。”办公室内听到武辉和张猛两人的拌嘴，局长郑磊故意板

王牌特工

起了面孔，“我看你们两人是不是欠敲打了。”

其实，门外的两人都是郑磊的得力干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是对两人宠得不得了，这不，责备的话还没说完，话锋就一转，“武辉，你小子这次可要立大功了，报告已经批复，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不过要保护好这个线人，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再拓展关系……”

张猛知趣地往后退，从警多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回避，特别是涉及国保这样机密部门的案件。

“猛子，你不用回避。”郑磊叫住张猛，“现在轮到你了。”

“他完了？”张猛有些疑惑，平日里有些“啰唆”的局长大人今天处理问题竟然如此干脆。

“完了。”郑磊露出慈祥的微笑，“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看到张猛愣在一旁不说话，郑磊提醒道：“现在轮到你了。”

“周大队长是要我回避吧？”武辉笑着起身。

“这……”张猛有些迟疑。

张猛嗓音突然低沉了许多，和他平日里的风格完全不同，这让武辉和郑磊有些意外。

“说吧，没事。”郑磊鼓励张猛继续下去。

“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案子，现场除了留有武队的活动痕迹之外，其他的一无所获……”张猛说着将一沓厚厚的案件卷宗摆上局长办公桌。

“什么，你说什么地方？”武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是不是弄里巷旅馆？”

“旅馆内一共6人被杀，包括老板和服务员。”张猛没有接武辉的话，仍旧自顾自地继续自己的话。

“被杀的人中有没有个清瘦的男子？”武辉冲上前抓住张猛的手臂。

“你弄疼我了。”张猛推掉武辉的手臂。

“我……”察觉到失态，武辉尴尬地松开手，讪讪地笑笑。

王牌特工

“听他讲下去。”郑磊止住两人，不让彼此分散话题。

“旅馆内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嫌疑人作案手法异常的老道和娴熟。唯一的线索是其中一个被害人在被杀前用手机给武队编了一条未来得及发出的短信……”

“什么短信？”武辉头上犹如被人击了一闷棍，张猛的话让他找不到南北的感觉。

“是求你救他。”

塑料档案袋里，一个熟悉的手机露了出来。

“赵飞！”武辉矢口叫出了声，他转身冲出了局长办公室，直冲弄里巷旅馆。巷子早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国的民众就是这样，只要有热闹就一定会去凑，不管有无危害。

几个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证拿着喊话机不停地对跨越警戒带的群众喊叫，劝大家外靠，不要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警察。”

武辉亮出警察证后跨过警戒线进入旅馆。尽管房间已经清理过，但是刺鼻的血腥味和一股莫名的尸臭味还是扑鼻而来。

“武队。”几个知晓武辉身份的警察点头和其打招呼。

“现场调查有没有新的进展？”武辉转身问离自己最近的一名一级警司。

被询问的这名警司名叫黄伟，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痕迹物证的分析鉴定非常到位，曾经在一片灭门惨案中，仅仅只依据现场遗留的一个血手印就判定出作案人的全部体征并锁定目标，在局里属于“哥只是个传说”的风云人物，因此虽然年纪轻轻，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却凭着自身工作能力坐上了刑警部门里痕迹鉴定大队长的椅子。

面对武辉的询问，黄伟眉头紧锁，只默默地摇摇头。

赵飞的尸体已被包裹好，装上车，准备运往刑警队的法医室进行尸体解剖。不知是接到了张猛的命令，还是故意要让武辉来查看下，两个法医一直没让师

王牌特工

傅发车。

武辉撩开白布，呈现在眼前的是赵飞那怒瞪着的眼睛，尽管人已死去多时，眼神已无法看到，但那死灰的眼球还有紧绷的面部表情，无不流露出他死亡刹那间的愤怒和惊恐。

今年注定是个不平静的一年，反常的一年，至少对武辉来说是这样。春雷还没炸响，但天气却异常的怪异。刚刚才晴朗了几个小时的天空，瓢泼的大雨又开始倾泻而来。

武辉静静地坐在局纪委办公室里，两眼空洞地看着屋外肆虐的狂风暴雨，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办公桌对面的纪委书记阴着脸，和一旁的督察长交换了眼神之后，故意咳嗽了几声，暗示武辉将注意力集中。

督察将询问记录簿铺平在桌上，并拧开笔帽，准备记录。

“武辉，受上级领导委托，有些事要跟你调查落实。希望你如实回答，交代事实真相。你明白吗？”或许想到了什么，纪委书记说完之后，面部表情缓和了好多，“也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很反感，但请你理解，这是我们的工作。我，包括督察长，和你绝对无半点私人恩怨。”

一直都是自己在讯问别人，给人做材料，固定证据，想不到今天自己的角色会被颠倒。武辉叹了口气，苦笑着回道：“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

“赵飞是不是你杀的？”纪委书记单刀直入。

“如果我说没有，你们信吗？”武辉内心开始厌恶起这个戴着眼镜的家伙，想不到平日里嬉皮笑脸，和自己称兄道弟的人竟然说翻脸就翻脸，就算自己是他们心中的所谓犯罪嫌疑人也得遵循法律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

“武辉，请你注意自己的态度。我们现在是在依法对你讯问！”纪委书记提高了嗓音。

“好，我注意自己的态度，那请你们也端正自己的态度，要清楚，我不是犯罪嫌疑人。如果你们真把我认定是犯罪嫌疑人，那请办案部门的刑警或者安

王牌特工

全部门的人来问话。”

“武辉，我们理解你的感受，但是请你配合我们。”督察长向纪委书记递了个眼色，暗示他不要太激动。

“我没有杀人。”武辉按住自己的情绪，“我发誓，一定要找出嫌疑人……”

“赵飞死前你和他接触过，这是怎么回事？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线人。至于我和他接触是什么事，你们可以去问郑局长，我都给他汇报过了。”

“什么，郑局也知道你的事？”

纪委书记和督察长交换了眼神之后，合上了记录本，走了出去。记录内容破天荒的没有让武辉签字确认。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纪委书记和督察长再次回到了办公室。显然是两人出去后得到了某些指示，或者说商定出了对策，两人对武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武辉犀利的眼神下，纪委书记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督察长对武辉的称呼有了改变，再不是先前的直呼姓名，而是称其职务：

“武队，这样，你呢，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写一下，越细致越好。另外，由于凶杀现场有你出现过的证据，为了弄清真相，经局党委研究，决定让你暂时停止执行职务，你就在这里住着，好好反思问题，写出深刻检查。至于后面怎么处理，要看你的认识态度。你要相信组织，组织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但……”

话说到这，督察长似乎觉得有些不妥，立即打住话，将后面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咽了回去。

武辉知道，隔离审查已是定局，再多余的话和发多大的火都无法改变眼前的局面，除非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眼前的局势下，自己能出去找证据吗？唯一的希望就是刑警队的张猛能迅速将案子破了，给自己洗刷冤情。

纪委的这间隔离室内空荡荡的，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待”过人了，席梦思床垫上伸手一摸全是尘埃。

王牌特工

武辉神情有些麻木，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会让自己卷进这个凶杀案中。尽管这么多年来，他也曾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冤枉和那样的误解，但是这一次，不知道是第六感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他内心深处竟然异常的不安，他隐约觉得事情绝不会仅仅隔离调查这么简单。他现在需要的是努力让自己烦躁的心平复下来，然后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想办法化解危机。

估计是因为同事的原因，大家无法拉下脸来，隔离室外先前的特警被撤走，换上了武警，虽然没有像看守所那样持枪警戒，但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早已告诉武辉——“别套近乎，你已失去了自由。”

临近傍晚，大队的教导员陈瑞带着洗漱用具来到了隔离室，说是来陪武辉写检查，其实说白了是对武辉展开心理攻势，让武辉配合工作，交代问题。

“老武，那个材料你还是认真写。”知道武辉不抽烟，陈瑞自顾自地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大口后又将烟吐了出来，“我知道你委屈，可没办法，干我们这行的就得学会承受，学会忍耐，学会坚强。”

“你是劝导我写那些子虚乌有的情况？”武辉竭力抑制住感情，将那快要滚出眼眶的泪水压回去，在他心底里，一直将陈瑞这个老国保，老搭档当做是自己交心过命的兄弟，此刻，连陈瑞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叫他怎能不伤心和难过。

“我……”陈瑞不敢正视武辉的眼睛，低下头开始抽闷烟。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隔离室里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当时针指向 22 点的时候，陈瑞起身走出了房间，在脚就要跨出去的刹那，他回头瞥了武辉一眼，那一瞥异常的复杂，里面可能有同情，有爱怜，有无奈，或者其他的，不过武辉无法读出，也根本不可能读明白。

002 绝密押送

一只几千年前就穿梭了时空来到现代的蟋蟀，在墙角深处不停地鸣叫，发出刺耳的噪声。

夜，仿佛是精通蟋蟀音韵的超级后现代大师，不失时机地将浓厚的墨汁泼出，将一切染得漆黑。

斜躺在冰硬的床垫上，武辉右眼皮不停地乱跳，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左福右祸，这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他目前的情形确实异常糟糕，当然了，眼皮跳左跳右按照科学来说属于正常的肌肉和神经运动，和祸福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去。武辉虽然不相信迷信的这一套，但忧伤和焦躁的心境还是控制了他的情绪。

凌晨 0 时许，隔离室的铁门再次被打开，张猛消瘦的影子闪了进来。

新一轮审讯即将开始，因为众多科学家做过实验，在凌晨的这个时段是人最容易疲倦，最容易放松，心理防线最容易被攻破的时间。

造化真的是弄人，平日里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对付嫌疑人的武辉，一夜之间角色就彻底被转变，长年竖起来的形象瞬间被颠覆。

武辉没来由地苦笑着说了一句：“张大队长也被请来对付我，看来武辉我真是太有‘面子’了，劳驾这么多专家亲自来对付。”

“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张猛四周看了一眼，压低声音对武辉说，“我知道，凶手不是你。”

“你？你是说你证明我清白？”武辉跳了起来。

“不，我不能。”张猛摇摇头，“我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多获取一些有利于破案的线索。”

“我再说一遍，整件事和我无关。”

王牌特工

“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警察，你知道，光是口上说是没用的，现场有证据证明你和案子有关联。”

“那我无话可说。”武辉不屑地说，“你和你的队友今天晚上要白忙活了。”

“讯问录像机我已经让人关了，门口的守卫也已经被我支开。”张猛压低声音说，“一会儿你很快就会被人带走。如果你要我帮你，最好现在告诉我实情，包括你从线人那里得到的情报内容。我怀疑，整件事和你得到的情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猛可谓是刑警专家，尽管事态的发展超过了他的预料之外，但拨开纷乱复杂的案情表面，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在隔离室内的这几个小时里，武辉也推定出了问题的关键，他相信张猛料定的，但遗憾的是他除了简单的鉴定情报真伪之外，并没有去看情报的内容。再说，现在事态已经远远超过了可以料定的范围，自己已经被推到了刀口浪尖上，武辉就算真的知道情报的内容，也不可能透露给张猛半句。

“你不相信我？”看着武辉一脸的漠然，张猛有些愤怒，“十多年的交情，看来都是老子一厢情愿的，我是不想让你不明不白的就这样倒下，被毁掉……”

武辉鼻子发酸，一种晶莹的东西在眼眶里打转。不管张猛是不是真心要帮自己，这种哪怕是装出来的表情，也让自己感动。

“兄弟，谢谢你。”武辉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真的想帮我，就尽早把案子破了，还我一个清白。”

隔离室外，把守的武警发出一声清脆的咳嗽声，那是催促张猛离开的信号。

看着武辉空洞的眼神和冷漠的面容，张猛的心脏仿佛被人用绳子狠劲的捆扎住。

“这就是和平年代里的国保民警，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一条所谓绝密情报，愿意去恪守那红旗下的誓言，甚至是陪上自己的性命！”

“难道他们的忠诚就是至死不渝地坚持信念？这就是国保民警和其他民警

王牌特工

相互区别的地方？”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刹那传遍张猛的全身，他的心跳在加快，血压在升高，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他硬是咬着牙坚持，才止住快要坠倒的身形。

“只要不是你做的，我绝对会还你清白！”张猛一字一顿，说完就转身走出了隔离室。

武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所有的委屈，无奈，还有伤感，一任的表露无遗。谁说警察不能有眼泪？谁说警察就一定要坚强？只不过在百姓面前，他们给自己套上了一副铁血硬汉的面具，告诉世人，有警察在，就不用害怕，所有的危险与困难，警察都会毫无畏惧地冲上前，为了人民的利益，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或者摧枯拉朽的山崩水泻，警察都义无反顾，哪怕是血洒街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凌晨3时许，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已经进入梦境。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意外发生，公安局也破例的熄灯休息，除了110指挥中心接出警的三五个警员和数名持枪把守隔离室的武警仍然在坚守岗位之外。但这个夜晚注定是极度不平凡的一晚，L市的警察，很少有人真正的入睡，尽管局里已经下令封锁了消息，但是武辉被隔离，并将接受深层次的审查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大家平日里对武辉工作的内容了解不多，但每年的年底总结时，上级领导那里总会发来各类的嘉奖和通报，有关武辉的英雄传奇故事，包括那些刀光剑影，热血与硝烟，生和死的铸炼才开始在纸里字里看到。在他们的心里，神秘的武辉一直是局里的骄傲，是他们的英雄和偶像，而现在，英雄倒了，偶像被颠覆了，破灭了……

凌晨4时许，两辆特种战车悄无声息地滑进公安局大院。车未停稳，数十名穿黑衣戴黑色头套的特种作战队员立即从车上蹿了出来，人人全副武装，枪上膛在手，杀气腾腾，成品字作战队形封锁了隔离室。

在办理了简短的交接手续后，武辉被套上头套，戴上脚镣手铐塞进了特种作战车，然后风驰电掣地驶出了公安局，离开L市。

没有人说话，除了作战车内指挥员雄厚的男中音时不时地在车载电台里汇